珍埶宧文鈔

武進莊述祖

大誓序說

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也鄭氏曰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蔀四十歲矣九年會諸侯於孟津十有一年伐紂說者以禮文王世子記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以大戴有文王十五生武王之說詩譜疏大戴禮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許慎五經異義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武王尚有兄伯邑考蓋大戴記文王世子之文也謂武王即位年已八十餘在位僅十年不得至十一年伐紂遂統文王受命之年數之是皆傳記所

說不見於經說又不一其言文王受命或以爲七年或以爲九年言武王觀兵或以爲九年或以爲十一年伐紂或以爲十一年或以爲十三年今文尚書傳太史公書鄭氏古文尚書注及劉歆三統秝所獻孔安國古文經及傳說類異說皆未必合於經書缺有閒矣雅頌之文可推而知蓋武王卽位乃作鎬行辟雍之禮四方莫不歸心然後卒文王之伐功此非三年內所得爲明甚而入閒小書遂謂父死不葬爰及干戈誣聖亂經皆起東周之末蓋自七十子後大義乖非孟子抉其蔽陷則堯舜禹湯文武及益伊尹周公之事好事者輒攄臆

造說固不待暴秦燔詩書而學士已憪然兆莫知其本末可憤也今可攷者大誓序曰十有一秊洪範經曰惟十有三祀金縢經曰既克商二秊是武王在位之秊見於書者也周公作金縢之後又三秊而武王崩多方經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云天惟五秊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商奄諸國在武王之世守臣職成王立而遂畔以是推之武王克殷之後五秊而終也文王世子謂武王秊九十三按逸書度邑云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秊則武王受命之時僅六十爾惟秊之不少延故曰未受命必以爲既耄亦鑿也班固謂司馬

遷從安國問故其書多古文說而周本紀以爲西伯卽位五十年受命之年稱王斷虞芮之訟後七年而崩史記作十年益七字之誤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而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太誓皆今文太誓說也無所謂從安國問者劉歆欲立古文尚書移讓諸博士不肯置對者則所云書十六

篇歆得其眞矣而三統以爲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而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與今文說異同東晉古文太史公書序洪範次分器先金縢在克殷後二年與書序合弟異伏生傳亦云祀劉歆以洪範之十三祀爲伐紂之歲於義爲長其說在洪範序惟以大誓序所云十一年統文王受命數之其誤則一存其說本諸經以熊其疑俟

後之君子

趙岐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古大誓篇雖亾然以書序推之知亦不記季故特書惟十有一季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今文大誓雖晚出然去古未遠視克殷世俘爲近實亦周史記之文不過非百篇中大誓耳其記月皆用商正商之十二月周之一月故甲子昧爽在二月或作正月亦商之正月也故曰惟十有二月戊午史記從書序加十有一季記月則仍今文大誓故不曰一月戊午若篇中已記季則劉歆輩不得云十有

一季會諸矦十三年伐紂矣至其言得白魚赤烏之瑞
君臣相戒及武王數紂之惡曰毀壞其三正尤非三代
以下所能言故以大誓今文充學痛于以世俘爲武成
也

墨翟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武王
受文王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矦且言紂
未可伐爲大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淸明也詩書
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天命爲中篇與今文大誓辭
雖不同亦互有存佚可參攷下篇當爲商誓武王入殷
爲商庶百姓新命於天告之以周自后稷至於文王所

以受命及紂之所以亾在逸書三篇皆明天命故曰大誓其非全文不錄爲記傳著於左方

於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於本作惡有當爲右助也言天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鑑鏡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九有九州諸侯皆去殷而歸周上帝不順祝降其喪祝斷也言天將斷棄其身惟我有周受之大商商本作帝言天改殷之命而周受之大誓太子發見墨翟書

我武惟揚揚續也文王有武功武王續之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國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邪崇于君殘其民以從伐自張大文王殷其疆取之孟子所謂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者是也一說于湯有光于邰詩所謂阮也密須侵于疆文王取之

大誓見孟子言文王之伐功亦太子發文
紂越厥夷居居蹲也不肯事上帝鬼神棄厥先神祇一作禔
不祀乃曰吾有命一作我民有命無僇瘳一作鼻務一作排扁天下一作僇且也鼻當為眉天亦縱棄之而弗不一作保大誓大明見墨翟

書

獨夫紂荀子所引大誓當在紂越厥夷居上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
有亂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大誓亂下有臣字論語無左傳又云商兆民離周十人同管子引大誓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大旨亦相近也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左傳引大誓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引大誓文
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引大誓故文韋昭曰故故事也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引大誓文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 也字疑誤

發罪鈞 墨子引大誓文

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妲己爲政

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

奔周國 三不辜謂九侯鄂侯比干也守法之臣殷內史向摯也載其圖法出亡之周 呂不韋

書言武王告諸侯之辭亦大誓類也

武成序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辠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百本作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此孟子論武成往伐之事也六執皆論定於夫子而傳之者非一人自微言絕大義乖迄乎戰國權謀變詐縱橫之術與慘刻鉤鉅名

法之習亟善陳善戰者皆爭起爲諸侯師儒有談禮樂者則歔歈而笑之然猶非君子之所懼也知後世必有竊六埶文姦言咄嗟自喜坐亂天下故於聖人之用征伐也言之尤兢兢焉於聖人之用刑罰也言之尤兢兢焉今武成之篇雖亡然莫不知其不可信者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血之流杵也其可信者武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而仁人之無敵於天下其威猶至今若存誠無所用戰無所用陳也雖謂武成之篇未亡可也由武之伐殷推之湯之伐桀可也由二三策推之百篇亦可也

征伐之事則既然矣歸狩之政本皆作歸獸以歸馬放牛當之而周書世俘文言武王狩禽虎貓犀犛熊羆麋鹿之屬其篇首亦有子征伐紂之文劉歆三統以為周書武成未知鄭氏所謂武成逸書亡于建武之際者即是篇否也要皆非百篇之舊今從史記作歸狩言西歸行狩也何以明之曰周頌言之矣時邁是也武王克商周文公作是頌言巡守告祭柴望曰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又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非歸狩之政乎善乎祭公謀父之推言之也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致戎商坶非務武也昔我盟津于有命之不易以告諸侯謂之觀兵可乎司馬遷所記齊東野人之語非從安國問也不可列書之

敘周自后稷中葉不窋公劉及太王王季世序其德至
於武王昭前之光明嗣文考式在位恤民之隱以除其
害戢干戈櫜弓矢保世滋大惟懿德是求蹈狩之政不
從可知乎耀德而不觀兵與孟子仁者無敵之言其義
一也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皆述
周之政事武成二三策略具矣墨翟書言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與論語所記相類

分器序說

邦諸侯者分殷以爲諸侯之國也立武庚爲殷後使管叔蔡叔監殷民是謂三監班分也彝宗廟之常器也分器者分其祭也墨翟書言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事疏者受外事以爲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邑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壇場祭壇場也置措也必擇本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修長也菆位社也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祝太祝宗宗伯也必擇六畜之肥腯倅毛以爲犧牲倅當爲粹純也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酒醴粢盛與歲上下珪璧琮璜稱

財爲度此邦諸侯班宗彝之事也與貢祀同例

洪範序說

勝殷殺紂立武庚祀十有一季事也大誓墹誓武成分器詳矣曷爲於是言之於是見聖人之於天道也文王武王周公聖人也箕子聖人也非聖以不足以知天道聞之世父曰武庚之立不宜立者也湯勝夏郎黜夏命桀以其屬去之南巢子孫世居要服爲二王後者非桀子孫也紂之辠過於桀武王勝殷紂自燔死武庚面縛銜璧輿櫬而迎武王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封以爲殷侯使之行商禮而復其所傳記誤以武庚爲微子以封殷爲封宋武庚之事不見禮誅君之子不立誅紂不於經口說相傳故妄記也

宜立武庚武王之立武庚也周公言之矣多方曰天惟
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天惟須暇之武王何敢黜
之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於其無好女雖錫之福其作
女用咎箕子知之武王豈不知之然而殷命未可黜也
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及成王黜殷命殺武庚乃命微
子代殷後王子弗出我乃顛隮箕子早知之天其有割
命武王亦早知之說者乃謂武王問箕子殷所以亡箕
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不
亦誣乎其言箕子歸何也歸者猶言來歸也武王勝殷
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見殷之亡走之朝鮮武王乃封

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其後二一年紂三年喪畢是時武王明教通於四海海外息愼北發渠搜氐羌莫不來服於是箕子朝周不曰來朝大傳曰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劉歆乃謂武王伐殷以箕子歸誣聖之甚者也曰歸者何也箕子中國之聖人也巢伯言來朝矣息愼言來貢矣箕子中國之聖人也曰歸者喜之也

箕子朝周過殷故虛本作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史記云所謂狡僮者紂也

鄭注尚書大傳亦同以事實按之殆非也史記旣云箕子不忍言殷惡矣黍離之詩曰此何人哉不忍斥幽王而此直言狡僮何自相矛盾也蓋言武庚有壯佼之志無德以續殷祀我我殷也尚書大傳以爲微子義異又史記周本紀謂武王問箕子以天道在克殷後二年宋世家又謂武王旣克殷訪問箕子作洪範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云云蓋史記雜采百家異說故多舛錯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旣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

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斯信而有徵者也漢書五行志云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其說本劉歆三統謂即在伐紂之歲故梅賾所獻古文在分器前此誣聖亂經之一端也今文傳大史公書皆以爲在克殷後二季儒林傳以遷書洪範爲古文說是孔安國及歐陽大小夏矦皆無異義倡自劉歆一人之臆說而班固鄭氏王肅皆以爲十三季伐紂是不可不辨者也

旅獒序說

西旅者西戎也商頌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高宗旣没殷道衰遠方不至至是而來獻太保召公奭也召公相成王與周公爲左右於是周公爲師召公爲保武王之時召公曷稱太保曰從其後書之也曷爲從其後書之春秋傳曰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召公在成王康王之世以太保主西方故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而周召之爲左右二伯自武王時已然矣周公之治東方終於息愼來貢召公之自西方壹言西旅獻獒而已非周公

先治內而召公之治及遠之速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自陝以西被化已久東方之國屬紂者習惡深至康王畢分居里成周郊而後有以終文武所受之命故周公之治東方大者在黜殷命而伐淮夷次之於是乎命微子於是乎封康叔於是乎作洛邑營成周於是乎遷殷頑民而召公歷文武成康之世治西方文王之化純被日久易於及遠詩大雅之末繫以召旻其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觀西旅獻獒卻國之日闢至西方日蹙而周以東遷詩人閔其衰而思其盛自文武之受命召公以甘棠治內旅獒治外詩造勵

德施於成康故從其後書之曰太保作旅獒百篇之序存書未嘗亡也而揚子雲乃謂書序不加易囿哉

旅巢命序說

巢伯南方之諸侯要服也不在九州之外非若西旅息愼比也與旅獒賄息愼之命不同而從同者何湯放桀於南巢以其地封之其子孫不用中國之禮則亦以遠人之例例之而已曰伯者進之也文王德廣所及美化行乎江漢汝墳南方諸侯皆用禮敎於其來朝進爵爲伯遠諸侯之來朝者衆矣曷謂旅巢命巢桀之後也湯放桀而黜夏命復封禹之子孫爲二王後武王誅紂立武庚殷命猶未黜也夏命黜而桀之後爲蠻夷肯伯以其來朝乃陳夏商之所以隊命爲後王監孔子錄之以

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戒愼也桀雖降爲蠻夷猶帥舊德
殷命黜而紂卒無後以天下之大至無所容其身處其
子孫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金縢序說

武王周公之事後世多疑之或以爲百篇亾學者不見全經不能得其實竊謂不然武王之伐紂雖頗缺有閒雅頌之文具在而孔子子思孟子言之益詳周公之書則自金縢至亳姑存者十一篇讀書而不能心知其意雖百篇如之何觀逸書度邑然後知周公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而鴟鴞之詩在罪人斯得之後所謂無以告我先王也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文約而旨明矣周公居東即東征也伏生書傳毛公詩故訓太史公書皆同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按驗其事二秊之閒罪人皆得討序三秊而歸

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而鄭氏乃謂居東待罪以須君之察已又謂罪人為周公之屬黨此固不辨而知其謬者彼特以罪人既得矣鴟鴞之詩亦危言為不知所謂予未有室家者非僅為三監淮夷之畔言也度邑曰辰是不室我未所定天保鴟鴞武志也謂周公傷其屬黨戮且誣矣太史公世家言周公作鴟鴞之詩在東土已集之後同詩書古文說其說我之弗辟以為我所以弗辟者恐無以告我先王周公未嘗辟也舜辟堯之子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之子矣伊尹周公未嘗辟也周公終始不離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欲

天下之一於周豈有撥亂之時乃居東以待罪乎是誣

成王且誣周公也故不讀度邑不知金縢金縢者周公

之書首篇也

大誥序說

讀大誥序而知非聖人不能作也誣聖亂經自孫卿始其言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教誨開道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掩迹文武反籍於成王北面而朝之而天下不輟事周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以枝代主而非越君臣易位而非不順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謂之大儒之效後世亂臣賊子襲是迹而文其姦言以竊天位開其端者孫卿也孟子之時未有是說故辨盜伊尹而不及周

公漢初諸儒多出孫卿故言周公之事大抵以爲攝天子位假王者號襩襩裯裯莫知其非僅拘覷夫文辭而遂以貽滔天之惡言顧可不愼哉書序明著之曰周公相成王相也者臣道也非假攝之謂也自歸禾以至息愼之命再言天子再言王命曰黜曰伐曰遷曰命曰封曰告皆繫之成王大誥曰相成王君奭亦曰相成王何乃有假攝之說哉然則孫卿言亦有本與曰所謂讀書而不心知其意者是也度邑曰兄弟相後用建庶及武王所以命周公也孫卿遂謂以枝代主而周公及武王不知新命三王永終是圖數年之間明教徧於四海息

愼氏羌莫不來享來之武庚蠢於外管蔡惎於內而天下晏然猶駸駸乎必兄弟之相後植璧秉珪之請何爲乎故錄金縢而度邑可删何也度邑曰惟帝神授朕靈期又曰惟天不嘉予降來省金縢曰無墜天之降寶命惟初克商天下未集若武德不少延四國之變將不可知故曰惟天不嘉予降來省而以申授之靈期命之周公周公及武王踐天子位管蔡流言何自至哉殷棄其亦未敢蠢武王所以行權欲建庶也周公恐懼於武王有疾以寶命之墜告於三王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其命龜之辭以國之存亡是卜周公之必不兄弟相後

明白豈有成王既立而乃踐天子之位哉三龜襲吉納冊金縢帝與爾三周公之卜非武王之夢也於是乎文武所受之命成王申之周公誕保之七年而有餘矣武王以天命命周公故周公自以爲功此成王所不知二公所不知而欲于百世後學者知之吾見其難也書序存則百篇不亡讀書序而猶不能心知其意雖百篇若之何

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見於書者也今文尚書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

禮作樂七年致政明堂位記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逸書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相天子二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三年乃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二叔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

于後日予畏同室不延俾中天下宗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其說皆在孫卿以後而作雒稍近之年月亦頗疏濶要其大旨以爲武王崩而三監徐奄畔旣除喪而東征至鄭氏則謂武王之喪服除而管蔡流言周公辟居東都二年其明年秋有風雷之變成王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懼誅道淮夷與俱畔其說異似密而實疏古文說在太史公書以爲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皆以書序爲次而名誥洛誥在成王七年不繫之周公攝政踐巳拋之尚書年月不盡可攷故傳記

咸殊異本諸經東征三年其一二年誅武庚伐管蔡命微子啓年伐奄成王迎周公于奄歸宗周告多方封康叔然後相宅洛邑營成周遷殷頑民制禮作樂凡七年是周公相成王之年信而有徵者也其曰攝政致政者僭也孫卿以後之言也

微子之命序說

說者謂武王克殷徙微子於宋鄭氏樂記注又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皆非也鄭氏發墨守武王伐紂之時微子已去殷無所謂徙樂記黃帝堯舜夏后氏之後皆曰封而殷之後獨曰投武庚不當封者也降王者之後爲殷侯故武庚之立投也非封也微子之命代也非投也當時多以殷爲宋而以武庚面縛銜璧之事爲微子夫微子之去時箕子未奴比干未死其諧父師少師見於書至武王伐紂何自而持其祭器造於軍門哉信傳記而不本諸經其去街談巷語無幾爾蓋

抱其樂器奔周者大師疵少師彊也呂氏春秋云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面縛銜璧者武庚也柰何誣微子其調六年而後封宋者又不知聖人之心者也入殷之時未及下車而封先聖之後武庚既黜商先哲王不祀忽諸微子之命可一日緩哉既黜殷命卽命微子代殷後天命不歇以一日留也在易革之既濟曰悔亡有孚改命吉兌辭也離明也乾天也又爲離繼也兌爲坎則非嗣也以微子代殷後革而當矣奚悔焉周公之信志以天命信之也武王之革殷命也誅紂殺武庚命微子凡三就焉其之隨曰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嗟小子乎嗟小子乎其

猶有壯佼之志乎往何之乎其之同人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其文蔚矣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順以從君乎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吉凶之應昭然也文明以說不事戈兵豈復有毀折者哉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誅紂殺武庚巳日乃革也命微子巳日乃孚也天命不敢以一日留也烏有二年興殷六年始命微子哉故曰不知聖人之心也

歸禾序說

讀歸禾序並見傳記之妄鄭氏注金縢以爲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武王年八十三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攝政羣叔流言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居東二年成王年十五遭風雷之變迎周公反則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自伐紂至此十六年其意欲傳會書傳天子太子年十八日孟侯之說夫周公相也而謂之天子成王天

子也而謂之太子何其刺謬乎成王年二十一而後卽政旣以爲幼不能蒞阼矣東征之時成王年十六稱唐叔小弱弟也獨能傳王命以作書乎桐葉之封謂之戲嘉禾之獻謂何也故曰信傳記而不本諸經其去街談巷說無幾也

王肅則謂文王受命九年而終武王年八十三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作大誥二年克殷三年而歸制禮作樂至六年而成七年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其說蓋疎不過與鄭爲異耳謂武王崩年時成王年十三及二十而周公致政皆非攷信於經者也

許愼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辟之是歲大風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愼不

從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十四而冠是喪冠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周公冠之而出也以許說爲非竊謂許說最爲近理鄭氏王肅譙周諸家說不一要皆傅會傳記而不本諸經諸家所據者大戴禮文王世子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今小戴已無此文又云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又云成王幼不能涖阼及禮公冠記有成王冠祝辭合以文王武王受命之歲遂謂武

王八十三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爲必不可易不知公冠記即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非曲禮之正篇成王冠辭後系以孝昭冠辭亦見於劉向所序此與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皆出於一時者也孫卿後儒者代有增益遂以爲故事爾經云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非幼不能莅阼明矣如傳記所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而武王有兄伯邑攷武王八十三生成王而成王有弟邘晉應韓不悟其非而曲爲之說書之失誣不信然與

嘉禾序說

鄭氏漆書古文增多篇目無嘉禾而王莽傳引書逸嘉禾篇漆書無畢命而三統引畢命豐刑不知孔安國所獻劉歆所論王莽所立杜林所得何儳互不齊若是惟劉向以中古文挍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凡酒誥召誥之脫簡皆具焉是漆書古文之信而可徵者亦僅二十八篇而已舜典以下二十四篇之目固不足盡據也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王成王也假王即高宗肜日所謂惟先假王正厥事也古文假格通作假者誤孟子曰惟大人爲能

格君心之非故格君心者捄政之本而佞邪傅會乃謂周公假王者之號是所云十六篇者歆等各以意屬讀非復古文舊書宜博士之不肯置對矣

讀歸禾嘉禾序而知天命之可畏也周公相成王黜殷命正彼反側式化式遹罔功攸終天示之應胥翕攝政嘉禾以生咸曰天之降休周公曰天之降格也惟王逮政以勤勞和一天下天其申命之弗終朕躬是遏佚前人光也天難諶斯降命降威永念一日陳此以戒嗣王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風雷之變迺動以威故周公之誥保文武受命者以大誥始以洛誥終而休咎之徵於金

滕嘉禾著之說者但謂異畝同穎爲越裳氏重九譯而至之應不知鴟鴞危言乃作於舉人斯得之後卽嘉禾旅命之時也在易旣濟之革曰需有衣袽終日戒坎水也離爲乾天也有需之象焉險在前矣能無須乎川爲澤矣其能涉乎衣上也袽敝也乾則惕而坎則勞也勞乃敝矣說以先民民忘其勞非東山之詩乎須之須之公歸無所九罭所爲刺也戒之戒之曰予未有室家鴟鴞所爲作也當此時也一以爲信一以爲疑使成王有幾微未喻於周公之志舉人雖得天下猶未定也況又能格知天命乎故曰於嘉禾見聖人之畏天命也非後

世陳說符瑞者所得與也

康誥酒誥梓材序說

大誥序曰三監及淮夷畔成王伐東夷之事在成王征及將蒲姑武庚殷後也既黜矣命微子代之管叔蔡叔監殷者也既伐矣殷之餘民不可不深念是民也是邦也是命也皆文考受之於天者也成王周公之使管蔡也固以命康叔者命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脅谷涕洟以是爲聖人之過矣猶有否焉何敢一日少安周公居東殷之餘民既安輯而鎮撫之破斧之詩曰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大誥曰允蠢鰥寡哀哉蓋重念斯民也在易離之同人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成王求知周公之志

則爲否及覺寤而迎周公則爲同人自是而王與公若重明之相麗矣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非周公其孰能龕之離明也乾君也兌辭也以君命明命之有頤之象焉引養引恬所以教邦君御事者皆哀痛之辭也閔管蔡之失道出涕沱若矣撫餘民其如傷戚嗟若矣是時也公初歸鎬謀作洛邑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告康叔命妹邦教邦君御事而申以進戒嗣王稽田惟疆畎宅家惟塈茨梓材惟丹雘在嗣王修文武之所勤而終之率宏人有指疆土定天保依天室制禮作樂以告太平萬年厭于乃德可謂吉康者

乎而孰知其出湷淴若戚嗟若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成
王周公有如是之內恕孔悲者哉讀康誥酒誥梓材者
知封康叔已爾必曰旣代管叔蔡叔又必曰以殷餘民
而聖人之心見矣六經者聖人以其心詔萬世者也漢
儒誣之於前宋儒亂之於後賴有序耳安在書序之不
知易哉

康誥經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
會康誥酒誥梓材皆周公初謀作洛代成王大誥治之
書也酒誥今古文皆作成王若曰是從後書之博士說
及衛賈諸家皆失之鄭馬融謂後錄書者所加最爲近

之夫聖人固知後世必有誣聖亂經如孫卿之徒者矣康誥酒誥梓材周公歸自東之書攝政之說萌芽於此明著之曰周公明著之曰成王別嫌疑微而顯矣而邪說橫議悍然罔顧誠何心哉凡聖人著之於經者使後人信不使後人疑故度邑有建庶之文恐學者不得其說不以列於百篇百篇義皆可知恐學者亂之復系以序蓋讀百篇而明其義則所刪之餘皆可讀也傳之者人各異說至孟子時經已亂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疏通知遠之教如是其難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欲論其世非孔孟無由也

召誥序說

宅洛邑者武王之志周公成之在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必推其所以作曰成王欲宅洛邑亦可見周公未嘗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矣成王未知周公之志雖周公之聖而不能無所疑詩曰公歸無所言周公未得禮也又曰無以我公歸兮言無與公歸之道也罪人既得東土以寧定天保依天室公其不廢顯服之命者於是焉在而成王弗及知公雖歸而天下何敢必曰成王欲宅洛邑而役用周公克以誕保文武受命也有聲之詩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享帝立廟繼志述

尋莫大焉在易渙之彖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風以散之坎以勞之衆以衛之艮以居之王乃在中爰假有廟公功肅將祇歡實惟會孫篤之然非承之者渙其羣則上下不交之象也故曰无咎其六之訟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渙體自否否二之四其否遁離否之貞其羣陰也坤丘也丘之渙坎也有震之動艮成之中明勛偶王騤保奭是類巽爲乾天也震爲離明也艮之思不出其位爲巽則入入而不傷坤渙而成坎也稽謀自天所思卒合於用公王居之正位實渙其羣者之光大也故曰元吉觀召公告成王所以祈天永命者知

風霆之變雖震於天之動威而匡過弼邪啟迪者非一

日也尚書於名公終始書之曰太保其以此與

洛誥序說

洛誥之書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於是乎成周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太平告文王之詩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洛誥備矣文王受命而郊以后稷配故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周公致太平宗祀明堂告成功於上帝以文王配故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元祀者配天之祀也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洛邑既成尊文王爲太祖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又曰乃單文祖德書之稱文祖始於此周公之制禮作樂成文武之德也禮中庸記已推言之天之所以爲天曰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曰德之純純之爲言大也天之命惟聖人格知之弗亦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是不知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也非惟文王爲然武王告周公曰昔皇祖底于今勖厥遺德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自后稷以來世世修德惟不已也又曰予有不顯朕卑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女幼子庚厥心三聖之相代惟不已也使其或已贊命墜矣后稷且不

得配天況文祖明堂之享乎周公居東所憂患者此也
文王蒙難周公救亂皆在於易文武之再受命周公告
成功有雅頌之文本之豳詩逸書傳習其義使尙論者
有攷焉

多士序說

周公之相成王黜殷命也殷遺民既建侯而撫之至其大夫卿士毋替所謂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者也武王赦而不誅及成王立復助四國以畔非頑民而何周公東征所誅者武庚而已奄君則遷之頑民則遷之比事臣我宗多遜自一誥言至於十誥言猶武志也康誥酒誥梓材繫之成王多方亦繫之成王而多士特著明之曰周公以王命告蓋至成周既成而後文武所受之民有以和協而先後之也經曰商王士序曰頑民唐虞之三苗周之淮夷一也而商王士漸紂之餘習故同謂

之頑民而或乃云周之頑民商之義士豈其然乎

微子之命序說

說者謂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故作君奭太史公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同其說固起於孫卿之後又或謂周公既攝政不宜復列臣位故召公不說馬鄭尚書注徐幹中論同即前說而小變之要皆不明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疏通知遠之教者也漢儒毛公學最醇或以為其傳自孫卿故於豳亦言攝政然詩故訓傳有孟仲子高子無孫卿其說維天之命伐柯小弁諸詩本之子思孟子彼孫卿且非之則其傳授之次序不盡足信姑無論雅頌即豳風言之曰遭變曰救亂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曰諫朝廷之

不知曰周公未得禮此豈履天子之籍云爾哉如馬鄭
諸家之說周公歸而後攝政不當復云遠則四國流言
近則王不知也是所云攝政者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之
謂公劉序云成王將涖政亦三年免喪之時與七月陳
致王業之艱難同義而七月序云周公遭變者成王未
迎周公以前於詩皆爲變風也毛詩雖出於孫卿以後
其傳自子夏故視三家爲最醇其言攝政涖政必不同
孫卿明乎孫卿之說之妄而後君奭之義可得而說夫
周公之遭變豈獨成王未之知卽召公亦未之知周公
爲言天命不可恃而先王之道之大行之在人與稚天

之命之詩相表裏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堪
所謂誐以溢我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我責者顧不
大哉苟非至德何以收之周公收之召公勖之成王備
之咸成文王功於不怠非所以駿惠文王之德之不已
與於時周公之志惟以告召公鴟鴞之詩君奭之書皆
作於一時成王未敢信而召公已說風雷之變啓金
縢蓋自太保發之矣序君奭於成王征之前所以著召
公之不失成王之善補過也必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相成王爲左右者本之武王之命且著周召之同心以
備成王也君臣之義聖賢之心皆見於此此疏通知遠

之教也章句之儒何足以明之

成王政序說

周公之書始於金縢自大誥以至無佚所以育成至德誕保文武受命者備矣而成王所以爲成則有成王征以至顧命康王之誥故特著之曰成王征與太甲高宗肜日同例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天戒之以風雷之變遂感悟而親逆周公於奄踐之爲言履也履之爲言禮也我國家禮亦宜之天下之人莫不以爲宜也鄭讀踐爲翦翦減也今文尚書傳云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皆非是既殺其身矣將蒲姑序所云遷其君者何人也蓋周公東伐淮夷特成王至奄故題曰成王征他如黜殷命伐管蔡序皆繫之成王豈皆成王親往征之邪鄭謂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亦臆說也成王之踐奄非以伐淮夷之故以踐奄爲伐淮夷從而曲爲之

說甚者并舉末世殘暴之事以誣聖
人適爲以新作俑耳立言可不愼哉　豳詩有之曰我遘
之子籩豆有踐又曰我遘之子袞衣繡裳酒食之需非
衣絮之戒矣是爲需之泰自是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成
王親逆周公詩書皆明載之以示周道安危所繫故序
以爲成王之書首篇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
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
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又曰有攸不爲臣東征
綏厥士女篚厥元黄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鄭康成注禹貢引嗣征云篚厥元黄昭我周王葢誤以
胤征爲嗣征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王也雖增多篇

目有嗣征無成王征然馬鄭諸家皆未嘗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同異孔疏以爲僞書似非無據鄭所引即孟此成王征將蒲姑之逸篇也不爲臣謂商奄子文也

五十國周公東征之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安其民以禮無有閒諜徵行之事紹繼也成王之至共見其德以美復繼武王莫不中心說而誠服是固文武啓佑之烈者猶大有事也周公告召公蓋即申無疆之恤以反四國旣正天下遂無缺乎丕顯不丕承所以紹文武之謨復於天命之不易與豳詩之卒章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公孫成王也必言成王之德音不瑕而後周公不失其聖故成王征洛誥之本也

多方序說

成王迎周公至宗周作書誥四國多方多士經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也周公之東征惟是敎告之戩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三年之中多方以定所誅者武庚一人而已其餘或遷之或廢之謂之迷民務和協先後之孫卿子曰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成王之致刑措讀多方者可不念哉

周官序說

成王歸自奄至于豐以黜殷命滅淮夷告文王廟遂以作洛之事命百官洛誥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是也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又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言周之在位多賢天所以申命成王也夫繼體守文之君莫不受命太平之基在於得賢序周官而次以立政七年之閒制禮作樂周道大成豈非得人之效哉

立政序說

讀立政而知聖人之化必集衆賢而後成也大臣之事君必進衆臣以共治也人主之立政必擇賢而俾乂勿以己意間之勿以憸人誤之也周頌與書相表裏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於書爲周官所謀者周公之志也立之事也既朝於廟以訪羣臣四國不靜多難始平至於恭武王之大訓以誕保文祖受命民猶未成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明堂之釁敢或緩乎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所謂議以卹我也非周公孰能收之聖人之化禮樂必徵諸庶民况羣臣乎修身事親知人知天有一不備道

不虛行天之命不已而聖人之德之大亦不已前王之所受命後人不緝熙之則遏佚之也安可恃乎保厥家者監厥士日就月將尊所聞行所知以至於高明廣大惟嗣王厚行之故敬之之詩所以答羣臣進戒者尤兢兢焉周公復申之以立政夫庶獄庶慎一有不乂亦王國之不克長況能致太平作禮樂故立政者洛誥之先事也不可不知也

畢命序說

鄭康成謂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則非此篇也劉歆三統術引畢命豐刑不可信畢終也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成文武之德大誥所謂昜敉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棐棐所謂用數先王受命也毋么成王未竟之業至康王始畢之故曰成康之隆刑措四十餘季不用